

## 博友cool图

## 冬日的温暖

■汪心涛/文图

今年是近60年来最冷的冬天,“雪姑娘”似乎也比以往年光顾得勤。趁“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拍摄了雪后的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想留个永远的怀念。

天寒地冻的公园到处横陈着肃杀和苍凉,然而一个瞬间让我心中热乎起来:雪后的寒冷没能阻止一对老年夫妇牵手走来,老夫人胸前那团火红的围巾十分抢眼。

照片拍完,我静候他们从容走来,阿姨对我莞尔:“你是在等我的红围巾吧?”我和老先生都笑了,先生的笑声很爽朗,他用另一只手轻轻拍了下夫人的手背又帮她整了整胸前的红围巾,我注意到他们握着手始终没放开。从他们相扣的十指流淌出了他们的幸福感。这时,幸福裹挟着温暖似乎凝固在了雪后的静谧中。幸福真的就这么从简单吗?

天色渐晚的回家路上,又与这对老夫妻碰到,他们仍十指相扣相携相扶,脚步似乎比先前加快了些许,因为前方就是回家的路,想必家里也很温暖吧……冬天也可以是温暖的。

(http://blog.sciencenet.cn/u/wxt491007)



## 键下生花

## 雅舍追思

■戎可

1月6日是梁实秋先生110周年冥寿。雅舍是抗战时期梁先生在重庆北碚的居所,一直也没有机缘去拜谒,所幸梁先生在雅舍写的文章我还读了许多。

初识“梁实秋”这三个字,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他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还记得当时老师竭力讲授鲁迅文章的条缕清晰、用意深刻,心里大惑不解。

再见梁实秋这个名字应该是在大学二年级。有天我漫无目的地在图书馆二楼文科阅览室看书,在架子上翻出一本《远东英汉大辞典》,精装32开本,足有两三寸厚,纸薄而韧,繁体文字,凡2475页。在厦门晚秋柔和的阳光下,不懂英文的我竟翻看了一下午,心里想着,编这样一本大书得“泛”到什么程度。后来知道,梁先生还翻译过莎翁全集,在战乱中,在南避海岛后。真正读梁先生的书是在大学三年级。同班

同学阿辉,福建角美人,文学基础相当地好。有天借了《梁实秋散文》,躺在床上读,不时地拍床板,惹得大家怒,纷纷夺书。那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的汇编版本,一套4册,从《清华八年》到《雅舍小品》一应俱全,另有一本《梁实秋书札》。有那么一段时间,宿舍里停止了打牌,大家争读,不时地起争论。还记得赵扬直指梁先生的虚伪:怎么能在深情写出《槐园梦忆》之后转身就与韩菁清坠入爱河?据此力挺鲁迅——尽管他一直是反鲁迅党。阿辉最爱《骂人的艺术》,十次拍床板,九次是因为这篇文章。东海一向自视甚高,从来都是与阿辉斗诗斗到睡着,读梁先生是难得的一次与我们同流合污。我没有什么出息,读得最多的是《雅舍谈吃》。每每想家,总是翻出书来,琢磨回家怎么给老爸做个“醋溜鱼”,给老妈弄个“核桃酪”,约三两好友来一顿“烤羊肉”。我这样的吃货,直直地把梁先生

的散文当食谱了,俗得没救。

我自小读书不勤,识文不精。写字得到的最好评价是“有特色”,每次作文都是生拉硬套,得分也是惨不忍睹。大学毕业后,居然有人说我写得不好,如果不是为了鼓励客套,那应该就是得益于梁先生了。梁先生的文字清直雅俊,意韵深长,既不卖典故弄玄虚,也不写长句拗人口,就连那个时代文人爱用的生僻难字,在他的文章里也很少见到。读他的文章如同吃一碗好的阳春面,看似简单,实则面条筋道,汤清味醇,过后还能唇齿留香。

文章贵在文气,气脉通则文通。气有阴阳之分,阳之过盛则易燥,阴之过盛则易虚,难就难在阴阳平衡。梁先生那一代人,生逢变乱,主阳方能抵外辱披反正,所以阳刚之文遍地开花,梁先生没有凑热闹,被骂也在情理之中。时过境迁回头看,文字终非刀枪,颂扬人性,传递温暖才是文学的应有之义。世间并非没有苦难,但如果永远盯住苦难

看,人便没了希望。也许这些年来,梁先生的文字重又回归,道理就在这儿。高中时期学习强度高得吓人,一度让我非常怀疑“人为什么活着”,以至于上了大学我还时常坐在五楼的露天栏杆上想这事儿。读梁先生的书后,想这个问题想得少了。在这个意义上讲,得谢谢他老人家。

前两天跟人说起旗人涮羊肉讲究“三口肉一口汤”,记得梁先生写到过,但想不起究竟是哪一篇,于是去翻书。我手里这套是当年托东海买的,当时他去北京中科院发育所研究生面试,后来他把书送给了我。翻开第一册的扉页,猛然又见东海当时的留言,不觉有些恍然。

书页已泛黄,转眼二十年,兄弟们,你们还好吗?

转瞬一个世纪,梁先生九泉下可还扶杖笑《狗》?

(http://blog.sciencenet.cn/u/squirelroco)

## 网罗天下

## “闯黄灯”权威解释不科学

■陈桂华

史上最严厉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实本意是尽最大可能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然而居然很多人对闯黄灯的执行问题提出担心和困惑。从新华网的报道看到公安部的权威解读后,似乎更让人担心了。至少从科学上是存在问题的,这里作一简单分析(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制动距离、安全车距,以黄灯亮时刻为参照)。

1. 跨过停止线进入路口的,合法继续前进,在红灯时能驶出路口;

2. 离停止线距离超过制动距离的,必然也满足安全距离,可以在看到黄灯后有效制动

在停止线以内。如果在黄灯后仍然驶进路口,就是违法。

这两种情况都没有问题,很容易理解。

3. 停止线到制动距离之间的,看到黄灯开始制动,必然在停止线以外的路口内才能制动,接着走?还是堵在路口?不算违法?可是现在的法规解释显然把它定为违法,扣6分。

公安部的解释说考虑到安全距离和制动距离,似乎只是用来说明解决第二种情况下的制动。而第三种情况却是经常可能的,从解释上看并没有预案。这是怎么回事?难怪很多人困惑!

可能的解决方案1:在停止线后面再划一道缓冲线,距离停止线的长度为制动距离。黄灯亮时,在缓冲线以外的车辆必须制动,可以在停止线与缓冲线直接停住,否则就是故意违法。方案2:适当调整不同方向红灯的变换时间差,留出一定的时间能容下一拨车闯红灯通过,同时在本方向红灯时取证,对真正闯红灯的车辆重罚,而不是设置一道闯黄灯的轻量级处罚。这样既避免了事故,又执行了法规(美国似乎采取了这一方案)。

有人会觉得,开慢点不就行了吗?错。正常的交通是要在绿灯时正常速度通过路口,

有意开慢实际造成路口拥堵,在法规里是明确违法的。另外,开得再慢,理论上的制动距离也不是0,同样会出现上面提到的第三种情况。

有人认为是中国很多老司机抢黄灯才弄出这个严厉规定,实际上,据我观察,在美国经常有类似情况发生,然后司机把车倒回到停止线以内的路口外。可是,如果后车不配合,早就贴死你,是不是出现交通安全问题?法规留下这道口子,不知道会有多少冤死鬼……

(http://blog.sciencenet.cn/u/cqh)

## 科研ing

## 留学生

■曾泳春

下班的班车坐得满满的。我坐在最后一排,偃闭目养神一会儿,不料几个留学生涌上车,把最后一排都填满了。我身边那个小伙子,身上一股不知是天生的还是与香水混合的味道,顿时让我的胃很不舒服。

他隔着好几排座位与前面另一个小伙子用不知道什么语言交谈了一阵,忽然转向我,问我peak不speak English。我说speak,他把手里几页纸递给我,让我告诉他上面写些什么。因为车厢里很暗,他殷勤地用手机给我照明。我一看,是一份博士学位论文盲审评议表,写得密密麻麻。这样的评议表,我这几个月也填过好几份,经常是要忍住了怒气才没写一整页的批评意见。在大批量制造博士的今天,很多博士确实是拿着份一到两个硕士水平的作业就用来毕业的。

这份评议意见相当不好,显然审稿人没忍住怒气,大体总结一下:通篇论文难以读懂,创新点模糊,看不出是理论计算创新,实验方法创新还是材料创新,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很不相同,实验结果也无法说明问题,论文结构混乱,比如,某一节的题目为什么全部是大写?我把评议意见翻译给他听,最后我告诉他,结果是要求导师把好关,修改后再审。也就是说,没有通过。

小伙子忧伤地看着我,说这是第二次送审了,却还是没通过。他忽然像抓住稻草一样问我

是不是full professor,可不可以帮他improve the dissertation。我吃了一惊,这颗向来很软的心硬了硬说,虽然我是全教授,也带留学生,但这不是个好主意,你还是应该寻求导师的帮助。他说他的导师已经认为论文没问题了,但盲审就是不通过。他还说他已经发表(是发表不是投稿)了二十几篇paper,全部是SCI,可是评审意见还是说不行。看我吃惊的样子,他诚恳地说我可以去google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到那些发表的paper。

其实我只是稍微顿了一下,并不是那么吃惊。原因是我自己也带着一个极其让我头疼的非洲留学生,还只是个硕士生,就在我面前说要写10篇文章。我当时很生气地对他讲:你能把你做的东西发表一篇就可以了,这是你们毕业的基本要求。

而这个学生很让我吃惊,他是典型的东非人的特点,我曾经去肯尼亚领教过,就是既能讲又不会。肯尼亚的教授算是他们国家的贵族了,相比于他们国家的人民,待遇相当高。他们大都是国外留学回国的,无论学到学没学到,但至少贵族气是学到了。他们衣着光鲜,操弄着一口漂亮的英语,夸夸其谈的本领非常强,但连基本的守时都做不到。

据说,连他们的总统都做不到守时,何况教授?我带的那位留学生也是如此,说起ideas来

一套一套的,开题开得很不错,我心里正暗暗高兴,谁知他开完题就不做了,把我安排帮他做实验的中国博士生累得发脾气。我作为一个温和的女教授,从来没骂过我的中国学生,但第一次骂了这个留学生。

后来他也逐渐怕我了,每次来见我先探个脑袋进来,眼神里带着恐惧。也许是我英语不太好,骂人掌握不好分寸,把他骂怕了(不应该啊)。但他怕归怕,依然我行我素,还是永远不守时,好不容易来做一个实验,做着做着在实验室还睡过去了。

可他还真能写文章,用一年来得到的那么点实验结果,翻来覆去地写,还真给他发表了好几篇,有的是SCI,有的是EI收录的会议文章。他也不跟我讲,哗哗地写,哗哗地投,我的邮箱一出现一个作为coauthor的投稿邮件,我就心惊肉跳。他的writing非常好,这个我不必操心,我也担心不上他的重复发表,自我抄袭了,我现在只抓住他,他千万不要抄别人的就可以了。我问他他为什么要发表那么多文章,他说他的同伴们都这么做。呜呼,要说中国人写SCI灌水,我相信那些官方语言是英语的国家的人更有灌水的能力和意愿。

回到我文章开头班车上遇到的留学生,是个巴基斯坦人,英文写作也不在话下,作为已经

读了4年博士的留学生(也许还加上几年的硕士),灌二十几篇SCI我也是相信的了。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通不过盲审,看来要不是写得差到极点,也不至于惹得审稿人如此狠心肠。当然,我没看过他的学位论文。元芳,此事你怎么看?

再说回我自己的留学生,好不容易,他年底就毕业了,昨天我催他的thesis,他说还要两个星期的工作,但他还是热衷于投稿。我很怕他依赖在我这里读博,但他的志向还很高远,往全世界发了好几个申请。但愿他到时别拿不出我期待的充满了华丽辞藻的洋洋洒洒好像做了好多工作一样的thesis,那么他想去别的国家读博的愿望就得推后了。

赶紧把这头疼的留学生送走是我现在很热切盼望的事。但留学生还是源源不断地来,新的一年一名苏丹留学生又来了。这名学生和上个学生正好相反,怯生生得像只绵羊,一米九的个子,站在娇小的我面前就像个巨人,每次来见我还要拉着我一个上一级的苏丹留学生壮胆。难道我还要笑如花,在他眼里是毒药?

无论怕还是不怕我,我只希望,他们能按要求完成学业让我比较省心,也不要灌水写文章,如期毕业,回去建设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带留学生的心愿了。

(http://blog.sciencenet.cn/u/YC2011)

## i 视点

经常有人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籍。”按这个句法延伸一下:科学无国界,技术有国界。技术不但有国界,而且还有省界、公司界甚至人界。

去年我参加中国科学院一个技术转移培训考察团去美国,签证20人,经过一个月对这20人的调查,通过13人。凡是进行敏感技术研究(微电子、材料、仪器、仪表等)的全部拒签。而且除费来实验室外,其他参观不让进实验室,只能座谈。美国人对中国技术研究的人员都防着呢,技术国界太明显了。

理论物理应该叫科学,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的,搞这方面研究的都是地球上的人精,比如那志忠LRJ、霍金、爱因斯坦。那志忠LRJ为了抢先发表自己的工作,他可以不睡觉,忘记吃饭。就怕别人抢在他前面发表相似的文章,他要当世界第一。这就是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技术就不一样了,例如没有哪个公司发明了一种催化剂制备的新方法就着急发表,他们如果有新方法保密还来不及呢,就别说了。

技术有了第一,也可以有第二。技术不行、产品有差距,价格便宜点就是了。

丹麦某公司的甲醇合成催化剂国内很多家使用,这个催化剂性能比国内厂家生产的催化剂好很多,也贵很多。催化剂的化学组成很容易分析清楚,但其他公司就是做不出丹麦这家公司催化剂的水平,而且性能差得不是一点。这为什么?就是制备技术保密。

一家国外催化剂公司的脂肪胺加氢生产脂肪醇催化剂性能优异,售价大约18万元/吨,国内相同反应的催化剂仅售5万元/吨。进口催化剂的寿命是两年,而国产的不到半年,而且进口催化剂的选择性也好很多。我们也可以详细剖析这两个催化剂的组成和差别,但就是做不到进口催化剂水平。即使是这样的现状也没有人认真去做催化剂制备的技术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不是创新,申请不到经费。

国外公司重视专利保护,这些催化剂申请了专利,如果你按他们的专利去制备催化剂肯定做不成。做出来的催化剂要么性能差,要么掉入陷阱。下面讲20多年前我经历的一件事。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一个厂家使用的美国一著名石化公司的催化剂突然中断货源。这个厂家非常着急,因为这个催化剂是全厂的龙头,没有这个催化剂就要停产,国内现有的催化剂性能有很大差距,相同催化剂的装填量国产催化剂每小时如果处理1吨原料,美国催化剂可以处理3吨以上。由于反应器大小一定,如果换国产催化剂产品产量就要减少三分之二,这是不能接受的。

这种情况下厂家找到我们课题组,要我们仿制这个催化剂,并且要求9个月拿出产品。我们拿到这个催化剂样品,进行了详细的测试分析,清楚了它的化学组成和每种元素起的催化作用。查了这个美国公司关于这类催化剂的全部专利(大约有十几件)认真研究。按专利提供的方法进行小试制备。通过模拟反应装置来测定催化剂活性、选择性和稳定性。通过两个月的努力,小试结果令人满意,催化剂的“三性”与美国催化剂相当。当时我们非常高兴,认为进口的高性能催化剂不过如此。

有了满意的小试结果,我们决定中试。然而我们在这个环节制备出了问题。制备的催化剂要么炸球(完整的球形催化剂烧后粉碎),要么焙烧无法控制温度(俗称叫飞温)。我们是严格按美国专利的方法制备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分析原因,由于小试的催化剂无需成型,看不到炸球,且样品少,焙烧炉散热快也看不到飞温,中试时这些问题都出来了。按美国专利制备这种催化剂炸球和焙烧炉飞温都是不能避免的,看来这是个陷阱,根本无法放大和工业应用。催化剂制备方法必须重新摸索。

为了赶时间,那半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发明了一种催化剂制备过程中的新添加剂,顺利完成中试。9个月后催化剂装填到工厂反应器中。工业运转结果表明,催化剂活性比美国催化剂还高,工厂增加了效益。

这个催化剂一下把国内加氢精制催化剂效率提高3倍,我们的发明专利申请也很快得到了授权。但我们书写发明专利经验不足,写得太详细。不久被国内一家垄断企业仿制了,并且不让我们催化剂在他们系统里使用。

技术也有人界。不知道各位是否读过莫言的代表作《透明的胡萝卜》?小说里,小铁匠蘸火的钢钎不是断头就是劈裂。学徒三年老铁匠就是不让他看自己怎样蘸火。小铁匠为了学蘸火,不惜被火红的钢钎烧了皮肤,向老铁匠哭诉求情,但是老铁匠仍没有发善心,因为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既然科学没有国界,就让发达国家多去研究吧,因为他们富裕。

当然我不是反对对我们国家进行科学研究,那么一个大国家应该为人类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应该有纯科学研究,但不能有太大的比例,毕竟我们经费有限。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很穷的,拿不出很多钱养那么多人去搞纯科学研究,我们的有限经费应该多进行技术开发,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

我们应该多些人搞技术开发,国家应该多支持技术开发研究。

还是先让我们的工厂使用上我们自己的设备和仪表,让我们的飞机使用中国芯,让外国人买我们的精密仪器和催化剂吧。写文章是有钱人玩的游戏。日本的发展历史就是先技术后科学,现在不是也有成群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吗?

(http://blog.sciencenet.cn/u/liuxuekuan)

## 科学无国界,技术有国界

■李学宽